

面向社会化挑战的图书馆专业化学理依据与实践探索

柯 平 胡 娟 袁珍珍

摘 要 图书馆专业化作为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命题以及图书馆人长期追求的一个目标,正受到来自图书馆界内外部过度社会化的挑战。尽管社会化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之一,但决不能以动摇图书馆专业化根基为代价。图书馆过度社会化对专业化造成的威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在职能层面正陷于过度发展休闲职能而挤压基本职能的误区;②在机构层面正遭遇社会属性不断突出、愿景与使命不明、组织结构复杂多样、法人治理整体水平低、基层图书馆专业性受外包限制等困扰;③在业务层面因外包范围从事务类扩展至专业类工作而导致图书馆采编水平降低、馆藏质量下降与读者活动专业性弱化,正面临职能根基与职业精神动摇的风险;④在职业层面因大量社会从业人员与志愿者被引入专业岗位而影响了馆员队伍专业性,并引发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生存危机。本文以图书馆专业化学理依据为基础,从矫正过度社会化的视角提出未来图书馆专业化实践路径:①引导职能专业化须适度发挥休闲职能,其边界在于能否保障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基本职能,并在休闲职能中体现图书馆信息、教育、文化与科学功能;②维持机构专业化须坚持图书馆专业属性不动摇,恰当确立专业使命与愿景,推动法人治理结构与理事会制度科学化并对基层机构实施专业化干预;③加强业务专业化须审慎外包核心业务,并在业务工作中始终遵循业务标准规范,讲求原理完备性并保证业务技术知识含量;④促进职业专业化须借助图书馆学教育推动职业科学化、职业伦理与职业精神的内在统一,并推进建设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参考文献 53。

关键词 图书馆专业化 图书馆社会化 图书馆职能 图书馆机构 图书馆业务 图书馆职业

分类号 G251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Library Specialization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Socialization

KE Ping, HU Juan & YUAN Zhenzhen

ABSTRACT

As a proposi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and a goal pursued by librarians for a long time, library specialization is being challenged by excessive socializ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library field. Although socialization is one of the way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it must not be at the cost of shaking the foundation of library specialization. Based on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balancing library specialization and library soci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reat of excessive library socialization to specialization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function, organization, business and occup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practice path of library speci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recting excessive socialization

通信作者:胡娟,Email:hujian88a@foxmail.com,ORCID:0000-0002-8266-9028(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HU Juan,Email:hujian88a@foxmail.com,ORCID:0000-0002-8266-9028)

based on the theory basis of library specialization.

The threat caused by socialization is reflected in that the library is caught in the mistake of overdeveloping th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and squeezing the basic function at the functional level.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library is plagued by prominent social attributes, unclear vision and mission, complex and divers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low overall lev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o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At the business level, the expansion of outsourcing from fundamental work to professional work has led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level of acquisition and cataloging, the decline of collection quality and the weakening of the professionalism of readers' activities, and the library is facing the risk of shaking its functional foundation and professional spirit. At the professional level, a large number of social practitioners and volunteers are introduced to professional posts which have undermined the professionalism of librarians and triggered the survival crisi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specialization of guiding function must give appropriate play to th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and its boundary lies in whether the basic function of library's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can be guaranteed, and the library's information,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 function can be embodied in th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To strengthen business specialization, we must be deliberate when outsourcing core business, and in business work we should always follow the business standards and norms, emphasize the completeness of principles, and guarantee technical knowledge content. To maintain the institutional specializa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ofessional attribute of the library, establish the professional mission and vision, promote the scientific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board system, and implement professional intervention to the grass-roots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can help to facilitate the internal unity of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spirit, and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system. 53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pecialization. Library socialization. Library function. Library organization. Library service. Library profession.

0 引言

图书馆专业化本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命题,因其关系到图书馆行业形象树立、行业价值体现以及行业地位提升,所以自 19 世纪末杜威宣告图书馆工作成为专业化职业^[1]以来,提升图书馆专业化程度便成为全世界图书馆人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近年来,我国图书馆业界与学界都对图书馆专业化问题给予高度关注,相关探讨不断增多。2021 年 4 月,第二届中国图书馆馆长高级论坛发出了“以专业化推进新阶段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共同倡议^[2],《图书馆建

设》跟进这一讨论,连续刊发 7 篇文章阐发了对图书馆专业化的见解并发出呼吁。2022 年 5 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中国图书馆学报》共同举办“数字文明时代的图书馆——图书馆学界与业界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二十余位专家学者聚焦议题“图书馆学的专业性与图书馆的专业化发展”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交流,并吸引了全国图书馆行业领域与学科领域的三百余人在线参加^[3]。为何业界与学界如此热切关注图书馆专业化呢?这背后映射出的其实是图书馆人觉察到在图书馆界大力推进的社会化浪潮已悄然对专业化形成不可小觑的威胁。

图书馆学领域的“社会化”并非传统社会学

概念所指的“个体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4],而是相对于按照政府行政指令以自上而下方式提供公共服务^[5]的图书馆行政化而言的,其强调的是图书馆基于社会变化与发展需要改变过去单纯依靠政府办馆的传统模式,转而采用以政府为建设主体,公共图书馆、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共同参与建设的新模式——实质是全社会参与治理的模式^[6]。这是全球社会化浪潮中世界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7],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在面对政府简政放权而转型加强监管、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与职业使命拓展以及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多元化等现实需要^[8]而做出的一种顺应性选择。然而,在为社会化带来诸多成效而喜悦的同时,必须正视社会化给图书馆专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如为迎合社会需求,图书馆界更加重视对外服务而忽视核心业务;现有社会化管理流程因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约束^[9]而未能很好达成降低运营成本和提升工作效率的目的;一些外包公司因追逐利润而难以保障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效率与效果^[9];业务外包边界不断延伸已触及图书馆核心业务,等等。我国图书馆社会化似乎显现出走向片面过度的误区,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图书馆专业化。

目前图书馆专业化备受社会化挑战的根源在于社会化越过了自身边界而侵入了专业化领地,这是当今图书馆界如此高声倡议图书馆专业化的根本原因。针对图书馆专业化与社会化的研究,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厘清图书馆过度社会化给专业化带来的挑战以探明目前专业化受到侵害的范围,二是辨明图书馆专业化本质以划清专业化与社会化边界。从实现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来看,是任由社会化替代专业化,还是坚持专业化而摒弃社会化,又或者是实现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平衡,已经成为对图书馆事业发展造成显著困扰并亟待阐明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

1 回望初衷:面向社会化挑战的图书馆职能专业化

1.1 社会化对图书馆职能的挑战

社会化对图书馆首要的也是最深刻的挑战在于其破坏了图书馆职能,包括基本职能和社会职能。回望世界图书馆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图书馆从藏书之所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图书文献收藏管理与利用的社会组织,从图书馆 1.0 不断发展转型为今天的图书馆 3.0,这一过程是图书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专业化进程,其初衷正是图书馆首先形成并牢固确立的基本职能。这一初衷经过图书馆学理论提炼,表述为“搜集—组织—服务”(谢拉)^[10]或“收集—整理—提供使用”(黄宗忠)^[11]^[14]。在履行基本职能的基础上,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以及越来越高的外部要求,图书馆开始重视并动态拓展其社会职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项职能受到了较大争议,即图书馆的休闲职能。《公共图书馆宣言》(以下简称《宣言》)(1949)和《宣言》(1972)均谈及图书馆休闲使命^[12],但二十多年后,《宣言》(1994)却删除了有关休闲使命的阐述,最新发布的《宣言》(2022)也并未复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图书馆职业实践从“文化拓展”和“交流”角度思考图书馆的社会作用,认为除国际图联提出的四项社会职能之外,“还有文化娱乐的职能”^[11]^[14]，“‘提供文化娱乐’应改为‘提供信息娱乐’”^[13]，“图书馆是社区的文化娱乐中心”，具有“满足社会成员文化欣赏娱乐消遣的职能”^[14]。图书馆界也开始进行休闲服务实践,采购休闲资源并提供影视观赏、艺术鉴赏、休闲体验等服务,以满足读者获取文献信息以外的日益增长的休闲需求。究其原因,既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休闲文化快速发展为主流文化之一^[15]密切相关,也与互联网快速普及下各类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兴起,使得公众不再依赖图书馆作为主要的信息查询与获取渠道有较大关联——图书馆遭遇了严重的到馆人数

下降危机,却又面临着增加读者活动数量与提升到馆人次的政府考核指标压力^[16]。在内外因素驱动下,发展休闲职能以吸引更多读者到馆似乎成为了图书馆的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然而,随着图书馆内休闲活动扩展到音乐、表演、电影、健康、体育等多元领域,图书馆开始面临过度休闲化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相关活动对于文献信息的依赖越来越低,已然威胁到图书馆基本职能的发挥,如出现了因过于迎合读者休闲需求,图书馆不断扩充热门书与畅销书而压缩知识普及性与科研性用书^[17]的现象,这就直接影响了馆藏结构的合理性,并随之出现轻视地方文献收集、整理与保存的现象,间接波及图书馆的文化职能与教育职能^[17]。同时,休闲活动需要舒适的、可自由交流的承载空间,这又自然引发了学界对图书馆空间优化的热烈讨论以及近十年我国图书馆业界大刀阔斧的空间再造热潮。在此过程中,图书馆以借阅为中心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以分享为主体的交流空间不断被创造。尽管这较好地促进了图书馆与读者、社会的联系^[18],但也出现了创客空间建设盲目跟风、规划不合理、再造不实用、设计与使用需求分离、精神内涵与文化品质薄弱以及管理不足等问题^[19]。在这样的趋势下,图书馆以图书文献为本的专业功能不可避免地受到挤压,而如果社会公众更多将图书馆视为休憩与休闲场所,社会对于过去图书馆所努力打造的信息中心、教育中心与文化中心的专业形象认知无疑将被彻底改变。

1.2 图书馆职能的专业化本原

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和开发智力资源四大社会职能是由国际图联于1975年召开的图书馆职能科学讨论会上所确定的。在此基础上,图书馆为追求社会地位的提升进一步细化和拓展其社会职能。从《宣言》最初强调的教育职能,发展到今天的信息、教育与文化三大社会职能^[12],按照这种专业化的职能界定,公共图书馆在社会领域发挥

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较为成功地对外树立起了信息中心、教育中心与文化中心的社会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宣言》(2022)首次提出支撑知识社会健康发展需要图书馆为科学知识的创造和分享提供途径,并要求图书馆提供对于科学知识、研究和创新成果的开放获取^[20]。然而,由于图书馆从一开始便根植于文化与教育领域,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的两大阵营,导致图书馆最初并没有建立起作为科学部门或者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部门的社会形象,其在科学领域的地位实际上一直偏低。尽管图书馆在“传递科学情报”的职能要求下为科学服务做了大量工作,但却并没有成为科学交流的主流机构,很多情况下图书馆并未被视为在科学事业中排在首位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信息化以后,科学交流模式发生改变,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界限模糊,原本作为正式科学交流中介的图书馆逐渐不再被视为科学的两翼之一;而在E-Science环境下,连图书馆的科学辅助作用也渐渐被互联网取代了,图书馆的科学地位日渐式微。但无论是出于对推动科学进程的考量,还是对提升图书馆行业自身能力的审度,这都不是一种有益的发展趋势。从科学事业发展角度来看,科学研究效率深受图书情报系统效率与功能的影响,科学向前发展需要有完善的图书馆系统作保障^[21]³⁰,图书馆本应成为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图书馆行业发展角度来看,若自身难以支持基于量化数据的科学研究,图书馆服务创新与事业发展便无法获得可靠的科研支撑^[22]。显然,图书馆有必要承担起科学知识中心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目前并未被广泛认可,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宣言》(2022)对该内容的强调,未来公共图书馆将在科学领域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1.3 以图书馆职能专业化应对社会化挑战的实践探索

从数字时代图书馆的发展来看,图书馆应当发展社会功能,但也要警惕盲目发展。若一

味片面发展图书馆社会功能,或者说盲目拓展图书馆非专业性业务,势必将使图书馆逐渐淡化专业性甚至走向专业化的反面。我们要否定的并不是图书馆的休闲职能,而是要警惕其不加控制的扩张乃至对图书馆专业职能的侵犯。那么,该如何将当前“过度休闲化”引导至“适度休闲化”呢?世界图书馆发展历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是,图书馆的性质演化、职能发展以及功能拓展应由其基本功能所决定,即图书馆各项社会功能的开发应始终以保证和发扬基本功能为前提条件。这就意味着任何时候图书馆休闲职能的履行都应当以收集、整理、保存和提供文献信息这一基本职能为中心,开展恰当有益的且能够促进文化保存、社会教育、信息传递以及智力开发等核心职能发挥的休闲活动。如针对经典文学作品、优质影视作品、主流音乐美术作品等资源的挖掘、推广与分享活动就兼顾了文化休闲与知识传播,既有助于提升读者阅读兴趣与文化欣赏水平,又符合图书馆专业操守与学术素养。此外,也要理性对待当前面向休闲职能的空间改造热潮,在空间建设过程中应始终秉持学习与阅读为主、休闲与体验为辅的建设理念,在保障馆藏空间与基本阅读需求的前提下,建设满足多元学习、知识分享、创新体验等活动需要的适宜空间。

图书馆的科学情报职能在高校与研究型图书馆中不断得到强化,而在公共图书馆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宣言》(2022)认为公共图书馆的任务之一是“向所在的社区提供科学知识”,图书馆休闲职能也应当适时地与这一任务相结合,如已建设多年的图书馆创客空间与当前正大力建设的智慧空间均能为读者提供科技知识普及与科技产品体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疫情科普趣味活动能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促进公众正确认识与应对疫情;健康信息素养培育导向下的图书馆养生保健类讲座有助于相关群体学习与交流医疗健康知识。这些都是图书馆主动向读者扩散、转移和转化科学知识的合理举措,并有助于赋能读者参与推动科学发展进程。

2 探究机体:面向社会化挑战的图书馆机构专业化

2.1 社会化对图书馆机构的挑战

相比职能的专业性动摇程度,目前有关图书馆作为一个专业机构的认知是比较稳固的,但仍不可轻视社会化对图书馆机构专业性的削弱。首先,公共图书馆确实因一直致力于维护其信息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形象而较好地保持了科学性、教育性与服务性,但在社会化进程中,其社会性似乎正在不断突出,大有掩盖前三者的趋势。其次,近些年我国图书馆界开始注重“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的制订,提出了人才战略、资源战略和技术战略等,但这些规划大部分存在对机构使命与愿景的缺位,意味着所界定的战略目标缺乏长久性,进而易使图书馆在快速变化的发展环境中失却方向感而陷入迷茫,当前图书馆社会化过当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再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提升机构对技术环境变化、读者需求多元化以及业务持续拓展的适应性,我国图书馆界深入探索组织结构优化与业务流程改革,许多图书馆甚至经过了两至三轮的机构改革与重组,形成了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矩阵制等多种形式的组织结构模式^[23],但多样化带来了图书馆部门设置复杂化、管理制度协调性不足以及馆员分工不均等问题。最后,新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界大力推行法人治理结构,但其有效执行正遭遇着改革成效不足与设立比例偏低、改革进程不一与区域差异扩大、理事会类型过于多元与职能定位模糊、成员结构不合理与理事长来源单一、信息公开程度低与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多重困扰^[24]。

值得注意的是,机构社会化过程中基层图书馆的机构专业性实际上是最受挑战的。我国基层图书馆在“十一五”之前鲜少被纳入专业运作轨道,使之既无法依据自身使命与功能明确发展方向与实现途径,也无法利用图书馆学理论、技术及职业经验来充分发挥其所获得的资

源效益^[25]。更为棘手的是,近年来随着业务外包规模增大与外包经验逐渐丰富,图书馆迈出了整体外包的步伐,而在整体外包探索中基层图书馆首先被推出作为试验机构。继2011年无锡新区图书馆率先整体外包之后,广东、安徽、四川等多地陆续加入整体委托企业社会化运营图书馆^[26]的阵营。这类整体外包存在制度规范缺失、承接方数量少、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馆员队伍建设难、文献资源质量受商业利润影响、公益性与营利性冲突以及公司更换影响资源建设与活动可持续性等一系列问题^[26]。因诞生之初就忽视专业性的培育,而后又因整体外包继续失却对专业性的守护,基层图书馆专业化之路注定坎坷。令人忧心的是,一旦社会对基层图书馆无须专业化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强化,不仅会导致更多图书馆彻底沦为社会化外包模型,更将进一步瓦解图书馆事业整体的专业属性。

2.2 图书馆机构的专业化本原

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的实践来源与现象基础^[27],故图书馆学始终在思考“图书馆是什么”这一关涉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图书馆学视图书馆的本质为专业化“社会机构”,从最初图书馆作为“使文化的创造和继承成为可能”的文化机构认识,逐步形成比较全面的“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科学、教育、文化机构”^[28]的认识。这些历史悠久的观点直观性强、影响广泛且特征鲜明,以“机构化”的具象认识展现了图书馆的外部特征,阐明了图书馆作为组织的专业性,也形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机构范式^[29]。

图书馆一开始并不是专业机构,或者说图书馆产生之初并没有专业性,而是在图书馆业务规范化以及业务经验上升至科学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专业性并逐步走向专业化的。这完全符合图书馆作为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的认识,也显现了从“机构化”外延认识进一步抽象至内涵认识的思想演变。如前所述,现代图书馆作为独立的专业化社会机构,其专业化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机构的专业属性,图书馆

作为信息、教育和文化机构而存在,故具有社会性、科学性、教育性和服务性等专业属性。二是机构的专业化使命与愿景,专业化机构的发展模式要求图书馆基于战略思维予以长远规划,这就需要确立清晰准确的使命与愿景,前者是图书馆机构承担的责任与任务,后者是图书馆机构想象中的行动方向。这两者对图书馆机构运行具有指导性与工具性作用^[30],是图书馆制定战略规划或长期计划的起点。三是机构的专业化布局,图书馆需要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模式来达成内部各项业务的分工协作并实现机构高效运转,这意味着图书馆机构布局不能随意性建制或者模仿式调整,而应基于自身优劣势的综合分析、发展战略的目标导向以及核心业务的内容调整,构筑最适合机构运作且能实现图书馆价值最大化的组织结构。四是机构的专业化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强调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要有专业人士参与管理,从法律层面推动图书馆治理能力专业化与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图书馆作为专业机构还须基于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施行专业化治理^[31],将依法办馆与科学办馆紧密结合。

2.3 以图书馆机构专业化应对社会化挑战的实践探索

在维系图书馆机构专业性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坚持图书馆科学性、教育性与服务性不动摇。在此导向下,各级各类图书馆应基于对自身能力的理智判断,对社会需求的充分感知,对环境变化的准确识别,对图书馆历史与价值观的深度把握,在制定发展规划时恰当确立本馆的专业使命与愿景。进一步通过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与支持作用、完善制度设计以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促进各地改革经验交流共享、明确理事会决策职能、优化理事会成员构成、健全法人治理监督机制等多种方式^[24],促进图书馆扩大决策自主权与事务处理灵活性^[32],加快构建起科学的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及理事会制度。也就是说,图书馆应以科学的办馆理念为基础,指导

业务流程优化、服务内容设计、人力资源配置等具体实践;以科学的战略规划为指引,明确内外机遇、发展方向、战略目标、关键举措等重大发展问题;以科学的制度体系为保障,推动图书馆组织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与有序化运转,真正实现依法办馆与科学办馆的协调发展。

图书馆的社会化与专业性考量应当从实际出发,采用整体外包或社会化运营并不代表着图书馆“完全放手”,反而更需要加强对非专业馆员的业务指导^[25],上级图书馆应派出足够的专业力量充分参与外包馆的管理决策、服务设计、业务评估等工作,政府则需要加快健全整体外包决策评估制度与效能考核制度,并确保履行过程监督与产品验收职责。对于大中型图书馆而言,整体外包将极大冲击其服务公益性与机构专业性,还可能引发政府甩责、专业形象毁坏等关乎根基的问题,在当前图书馆社会化管理运营尚不规范的现实下,关于大中型图书馆整体外包的任何尝试都是风险巨大且不可取的。

3 透视内在:面向社会化挑战的图书馆业务专业化

3.1 社会化对图书馆业务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美国图书馆界率先尝试业务外包模式^[33],继而引起国际图书馆界效仿。受此影响,我国开始探索并尝试图书馆业务外包,从20世纪末只涉及部分非核心性业务的图书上架与整架、报刊装订、环境清洁与绿化、消防安全与物业设备的管护等^[6]事务类外包,逐渐扩大到21世纪初全面涉及核心业务的采访编目与加工图书、建设书目数据库、应用新技术与维护专业设备等专业类外包,这完全背离了依托社会化使图书馆汇聚精力以更高效地完成核心任务和发展目标^[34]的业务外包本意。而且,图书馆业务本应是图书馆对外树立专业形象的关键抓手,但近年来却在社会化浪潮中逐步失去专业立场,部分图书馆将全部业务交由缺乏专业化资质或专业化基础的公司或营利性机

构,使图书馆的专业核心竞争力迅速衰减。

任何一个图书馆机构的存在都是以专门的职能和业务作为依据和前提条件的,其业务包括资源建设、读者服务、系统维护、空间布局、馆员培训等基本内容。从具体业务工作看,一方面,由于文献资源采编工作一向被视为图书馆中最为专业化的工作^[35],将其外包则难以保证采编水平和馆藏质量,如采访中易出现纲目范围外的图书混入馆藏序列而使到馆复本与采购复本不一,编目中也易出现款目不全、输入有误、字段缺失等错误^[36]。不仅如此,采编业务的外部转移还将引发图书馆编目技术水平下降、编目部门专业功能退化、专业馆员与馆藏体系建设脱节^[37]、采编工作过度依赖外包商而陷入被动局面等潜在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图书馆的专业性很多时候体现于基于文献搜集、组织与服务流程之上的读者活动^[26],前述种种风险可能导致读者活动游离于专业馆员知识体系之外,如因缺乏优质馆藏资源与图书馆员专业知识的支撑,不仅使知识讲座、文献荐读等典型阅读推广活动对文献资源依赖微弱并无法凸显图书馆专业服务优势,还出现了因外延不确定而使服务内容泛化至棋牌、烹饪、手工等脱离核心业务流程的活动^[38]。当具体业务工作的专业性不断弱化,随之而来的便是图书馆职能与精神的动摇,若图书馆馆藏质量、信息资源组织与服务水平、读者活动效能难以保障,图书馆基本职能的根基又将如何稳固?由营利性机构承接核心业务,其利益性与公益性的天然矛盾、市场价值取向与社会公平维护的理念冲突,无疑会伤及图书馆知识自由与平等服务的职业精神。

3.2 图书馆业务的专业化本原

要辨明图书馆业务的专业化本原,可以从图书馆学对图书馆的专业认识中获得启示。如果说早期图书馆学通过对图书馆的“机构”认知发现其外部硬性特征,那么随着理论的进步,图书馆学对图书馆的认识开始进入抽象层面,逐渐发现其内部软性特征。与巴特勒所认为的图

图书馆是将保存的民族记忆“转移到活着的个体意识中的一种社会装置”相似,杜定友将社会上的一切人的记忆作为图书馆的功用,图书馆“实际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11]7}。这种从形态上的图书馆“机构”定义上升至内涵上的“公共大脑”界定,体现出图书馆学由关注图书馆表象到深入其本质机理的认识过程,认识视角也从关注一个社会机构本身拓宽至关注整个社会层面,开始重视图书馆与社会的互动^[39],从而阐明了图书馆活动的专业性。

实际上,无论是具象认识还是抽象解读均体现出图书馆专业化的本质是科学与知识问题。应当将图书馆现象仅仅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还是看作一门科学或学问?在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下,图书馆是否要坚持以科学理论与方法作为第一要求?如果是,那图书馆是否要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实施图书馆内发生的所有活动?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实则是图书馆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对科学与知识的取舍。从科学的角度看,图书馆不仅表现为置身于社会运动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表现为社会中的知识部门与知识中心,其本质是社会知识交流工具,也是社会知识活动链中的一个环节^{[21]56},这种以知识为对象“与外部社会不断交换与作用”^{[21]54}的现象就是一种知识现象。因此,无论图书馆及其业务如何发展变化,都不可脱离“知识”这一专业性的根本,图书馆的运行也必须基于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并遵循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即图书馆运营、服务等全部业务活动必须强调科学性。

图书馆从传统转为现代,是以业务的专业化为标志的,或者说,现代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的最大区别在于科学性,包括资源方面从分散的资源采集加工发展到科学的藏书体系,服务方面从借阅等单一服务发展到多样化科学化立体服务,管理方面从经验管理发展到科学管理。理论上可从三个方面界定业务的科学性:一是业务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程度,业务工作所遵循的标准规范体现了图书馆专业化水平,图书馆专业化必须坚持丰富和拓展高质量的业务规范

体系;二是业务的科学原理完备性,只有依据科学理论与方法建立起来的图书馆业务体系才是真正符合图书馆客观规律的,这就要求每一项业务活动都应有科学的原理来支撑;三是业务的技术知识含量,蕴含在业务中的知识与技能是彰显图书馆工作职业特征的关键,如图书馆积累多年的分类法、主题法、名称规范法、目录索引组织法、缩微法、联机检索法、元数据法等技术方法就极具技术含量。

3.3 以图书馆业务专业化应对社会化挑战的实践探索

当前图书馆社会化中业务是否要外包以及哪些业务可以外包的激烈争议,事实上牵涉到两大根本性问题。一是图书馆哪些业务具有专业性。一般来说,专业性越强的业务越难以外包,而那些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加工业务与服务业务被外包的可能性最大。二是图书馆是否已经成为一个专业化机构。显然,越是已成为专业性机构的图书馆越难以外包,这也是当前许多尚未成为专业性机构的图书馆分馆或流动网点往往被外包运营的原因。由于并非所有图书馆业务均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以及确实存在一些基层图书馆尚不属于专业机构,我们并不完全否定外包对图书馆发展的意义。相反,非核心业务的社会化是必要的,尝试基层图书馆的社会化运营也是可取的,只是核心业务如“参考咨询是不应该被外包的,这正是图书馆这一职业与其他职业的区别所在”^[40]。我们所倡导的是,无论何时都要最大程度保持图书馆业务专业性,即必须以十分审慎的态度开展核心业务外包,并慎重决策基层图书馆的整体外包方案,以始终确保各项业务活动具备科学性。

从业务的标准规范建设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至2017年底正式发布实施的图书馆领域标准规范共185项,新制订或修订的标准规范达148项^[41]。2018年后又制订了《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规范》《公共图书馆读写障碍人士服务规范》《公共图

图书馆听障人士服务规范》等国家标准,以及《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业务规范》《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编制指南》等行业标准,构建起了我国图书馆业务建设的参照体系,引导图书馆业务加强专业化。即使图书馆业务外包也应当严格遵循现有标准规范要求,并以此作为外包决策、质量控制与绩效评估的基本依据。

从业务原理完备性来看,经过图书馆人长期文献收藏实践总结而成的文献分类法编制原理、分类规则与惯例、文摘法、编目法、联机检索法等专业理论与技术方法是信息组织工作须恪守的准则与习惯。未来还需要图书馆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归纳图书馆业务工作原理、特点及其内在发展机制,形成更为完善的图书馆业务理论与实操方法,并将其有效渗透到业务外包工作中。

从业务技术知识含量来看,随着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转型,图书馆业务也从文献信息整理向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进化。图书馆信息组织工作正从传统文献编目转向资源内容深度揭示、知识关联与挖掘、资源审校和规范控制等多方面,这就需要图书馆人创新传统信息组织方法、优化既有信息组织技术并凝练最新信息组织原理,以应对核心业务变革对业务技术知识的新需求。今天,随着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的推进,技术更是被推至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智能技术、系统与设备的运用正在重塑图书馆业务模式,衍生出文献资源远程采编、纸电资源一体化采购以及即时、动态的知识服务等新型专业化业务。随着图书馆业务数据化并逐步走向智慧化^[42],其蕴含的业务技术知识含量正在快速提升,并将对图书馆从业者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

4 关切前途:面向社会化挑战的图书馆职业专业化

4.1 社会化对图书馆职业的挑战

当图书馆机构、业务与职能均备受社会化挑战之时,图书馆职业显然也无法独善其身。在图书馆加快社会化进程中,各地新馆和基层服务体

系通过社会购买形式引进了大量专业水平较低且很少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从业人员^[22]。这些人员不仅占据了全部辅助岗位,还开始接替原来属于专业馆员的岗位;加上近年大力促进文化志愿服务特色化发展的政策导向^[43],各类志愿者渐渐进入图书馆服务与管理队伍的主体序列,由此产生了较为普遍的人员稳定性不足、个体素质不均衡、志愿者缺乏专业培训、图书馆管理与培训成本不断加大等问题^[6]。

片面理解社会化给图书馆职业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一方面,因缺失专业知识的熏陶,各类非专业人员既不掌握信息组织、分析、利用与服务的专门知识与技能,也欠缺对图书馆职业使命的透彻理解与职业伦理的自发遵从,更无法深刻领悟图书馆促进个人平等获取知识、追求知识资源最大利用等职业精神^[44],继而使图书馆业务水准、职业行为规范、职业地位维护、职业价值认同都大打折扣,极大地冲淡甚至破坏了图书馆员队伍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图书馆将这些非专业人员接纳至专业岗位,无异于对外宣告图书馆职业不需要专业知识门槛,从而引发政府、社会、公众对图书馆职业的不重视或轻视,直接导致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非专业化和公司员工化,最终可能会导致图书馆职业专业化的终结。国际图书馆界早有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委托管理制度和指定管理者制度大力推广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直接造成员工队伍不稳定、员工进修与深造被忽视、公共图书馆法律体系被削弱、免费服务宗旨被动摇等^[45]糟糕局面,其结果是遭到日本图书馆界的坚决反对与民众的强烈抗议。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

社会化对图书馆职业的挑战进一步影响到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近年来图书馆大量招聘或只看重计算机、外语、心理学、特殊教育、自动化等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毕业生^[46],已经将高校图书馆学毕业生排拒在图书馆门外。社会化带来了外界对“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以及“图书馆一定要有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来管理”

等理念的质疑,加上国际上 iSchool 运动以及图书馆去职业化的影响,具有百年历史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第一次出现了生存危机。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各类图书馆出现的泛社会化,将导致文化安全风险加大;经过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专业人员积累而成的珍贵典籍如果得不到专业保护和有效管理,将直接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各种非法文献信息、有害文献信息也可能在图书馆传播,给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如果图书馆在去专业化的社会化道路上一意孤行地走下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决非危言耸听。

4.2 图书馆职业的专业化本原

图书馆职业因具有专业性特征,经常与医生、教师这类知识性强的职业相比,并区分为图书馆专业工作者(professional library worker)、技术工作者(technical library worker)和事务工作者(clerical library worker)^[47]。图书馆职业的发展更要求工作者具有系统全面的专业知识结构、操作与经验并重的能力结构以及职业伦理与职业精神兼备的素质结构。事实上,因为社会赋予图书馆的人类文化使命,图书馆职业一直被视为崇高的职业。

当然,这一职业发展完全符合社会职业发展规律。采用 Forsyth 与 Danisiewicz 将职业的专业化过程分为职业潜力阶段、职业形成阶段、职业稳定和维持阶段的三阶段模型^[48]来分析,我国图书馆职业已完成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专业化,现正处于稳定与维持职业的关键期。那么为何我国图书馆职业迟迟未能完成第三阶段的专业化呢?或许可以从目前比较典型的判断专业是否成熟的六条标准中获得答案:①正式的全日制职业;②有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③有包含深奥知识和技能的科学知识体系以及传授/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完善的教育和训练机制;④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⑤获得国家特许或高度的社会认可;⑥高度自治^[49]。针对第 5 条标准,我国尚未开始图书馆

职业资格认证,这方面明显落后于普遍建立且早已完善图书馆职业准入制度的世界发达国家,未来加快推进图书馆职业资格认证研究并建立图书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是我国图书馆职业专业化的必经之路。同时,对于第 2、3、4、6 条标准,目前我国图书馆职业也只是初步达到,若要充分符合标准则需要图书馆职业完成科学化、职业伦理与职业精神三者的内在统一。具体来说,科学化用以提高职业知识与技能门槛,是图书馆职业专业化的必要条件;职业伦理是图书馆法治的补充,通过守则、准则、规定等制度形式来规范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50],从而起到保护读者与社会利益的作用,这也是提高图书馆职业社会声誉的重要保障;职业精神是图书馆人的职业信念与价值追求,具有指导馆员职业行为、激发馆员个人潜能和优秀品质的作用,因其蕴含图书馆人特殊品格与价值取向,是图书馆职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51]。这三者统一的逻辑起点是图书馆学教育:职业的科学化在于专业理论指导与知识武装,职业伦理的树立在于养成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职业精神的培育在于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4.3 以图书馆职业专业化应对社会化挑战的实践探索

图书馆职业发展必须走专业化的道路,我国图书馆人也一直在追求职业专业化的路上奔走,并曾经历过三次发展机遇。第一次机遇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职业资格认证热潮到 1993 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和 1994 年国家劳动部和人事部颁布《职业资格证书规定》。在此背景下,我国图书馆界积极开展关于建立职业资格制度的研究和倡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先后起草了有关申请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承担全国性行业学会职业培训等内容的多个调研报告。第二次机遇是职业分类大典的实施。1999 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社会职业分为八大类 1 838 种职业,却没有专门的

图书馆职业。虽然此后以大典为依据出台了《图书资料馆员》《古籍馆员》和《文献修复师》三项国家职业标准,但由于地域差别、城乡差距、行业割据等多种现实因素^[52],我国图书馆职业资格认证在经历诸多困难与层层阻碍之后仍未能如愿。第三次机遇是图书馆立法。从国外经验来看,通过法律法规构建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具体实施内容是图书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础^[5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已于2018年正式实施,其涵盖了对馆长和馆员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的论述,从法律层面认可并确认了图书馆职业的专业要求,只是职业资格认证仍然在立法框架之外,有待于通过法律修订或制订专门政策予以解决。

尽管已确知我国图书馆职业专业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未能建立国际普遍认同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但因当前制约因素繁复,图书馆人虽有心却无法在短期内构建起普遍适应与可操作的全国性认证制度,应当从行业自主维度着手推动图书馆专业化^[22]。基于图书馆职业专业化本原,可以从图书馆学教育入手,依托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全面推动图书馆职业科学化,并促进职业伦理与职业精神提升。一方面,高校图书馆专业教育应在充分考察图书馆实践工作对图书馆专业毕业生职业要求的基础上开展需求匹配式教学训练;另一方面,图书馆行业需要针对当前大量社会化用工开展规范、系统的职业教育,促

进其掌握信息处理、数据挖掘、知识服务等方面的业务知识,理解与认可图书馆功能、作用与贡献,并逐步建立起专业认同与职业信心。

5 结语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社会化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但决不能以动摇图书馆专业化根基为代价。从两者的发展目标审视,专业化是图书馆行业追求优质服务的必要手段,而社会化的根本目标也是为了提升图书馆服务效能,使图书馆活动能够接轨社会经济活动并更好地服务于全社会。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图书馆社会化不能背离专业化本质,其对专业化的挑战也并不意味着只能二选一,而应基于共同目标融合共生并协调发展。

图书馆社会化与专业化并行发展是不可忽视的趋势。当前,图书馆社会化处于不断探索阶段,与专业化产生了激烈冲突与碰撞,给图书馆行业发展带来了破坏与困扰,这是必须直面的问题。本文从图书馆职能、机构、业务和职业四个维度,分析了图书馆社会化带来的众多挑战,阐述了图书馆专业化的本原并提出了其应对挑战的实践探索,旨在通过专业化固本培元以矫正当前过度的社会化,并为在社会化挑战下迷失的图书馆专业化回归提供启示,切实推动图书馆社会化与专业化健康发展。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图情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9VXK09)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绩效和成效集成的公共图书馆评估理论与评估标准创新研究”(编号:19ATQ00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蒋永福. 图书馆学通论[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286. (JIANG Y F. Gener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M]. Harb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286.)
- [2]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第二届中国图书馆馆长高级论坛成功举办——以专业化推进新阶段事业发展[EB/OL]. (2021-04-23) [2022-08-10]. <https://www.im.pku.edu.cn/xwgg/xgxw/352882.htm>.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 second China senior forum for Chinese librarians successfully held: professional new phase of career development [EB/OL]. (2021-04-23) [2022-08-10]. <https://www.im.pku.edu.cn/xwgg/xgxw/352882.htm>.)

- [3] 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暨南大图书馆学教育百年纪念“数字文明时代的图书馆”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EB/OL]. (2022-05-22)[2022-08-10]. <https://im.nju.edu.cn/b5/e8/c13259a570856/page.htm>. (The symposium “library in the age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was held successfully to celebrate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nnial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EB/OL]. (2022-05-22)[2022-08-10]. <https://im.nju.edu.cn/b5/e8/c13259a570856/page.htm>.)
- [4] 梁瑞明. 社会学基础[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9: 53. (LIANG R M. Foundation of sociology[M].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2019: 53.)
- [5] 张楠迪扬. 中国城市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特点、趋势与反思[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8, 7(1): 49-59. (ZHANG N D Y. The patterns of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in urban local China[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2018, 7(1): 49-59.)
- [6] 李英. 公共图书馆业务社会化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16(18): 42-48. (LI Y. The study of socialization of public library operation[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16(18): 42-48.)
- [7] 褚树青, 屠淑敏.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化发展趋势探讨: 国际视野和国内探索[J]. 图书馆建设, 2017(1): 14-20. (CHU S Q, TU S M.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ublic library's soc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exploration in China[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7(1): 14-20.)
- [8] 金武刚. 跨界 VS 越界: 新时代公共图书馆社会化发展定位、边界与突破[J]. 图书馆杂志, 2019, 38(5): 4-12. (JIN W G. Crossover VS cross-border: a study on the positioning, boundary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J]. Library Journal, 2019, 38(5): 4-12.)
- [9] 李祝启, 陆和建. 我国基层公共图书馆社会化管理实证研究——以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图书馆社会化管理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 2015, 59(1): 73-77. (LI Z Q, LU H J. Empi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management of Chinese grass-roots public libraries: a case study in Jinghu library of Anhui Wuhu[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5, 59(1): 73-77.)
- [10] 袁咏秋, 李家乔.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303. (YUAN Y Q, LI J Q. Selected classics of library science in foreign countrie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303.)
- [11]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HUANG Z Z.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2] 柯平. 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公共图书馆宣言》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价值[J]. 图书馆建设, 2019(6): 13-19. (KE P. The mission of public libraries: value of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to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9(6): 13-19.)
- [13] 徐引篪, 霍国庆.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166. (XU Y C, HUO G Q. Modern library science theory[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1999: 166.)
- [14] 吴慰慈, 董焱. 图书馆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89. (WU W C, DONG Y.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2: 89.)
- [15] 陶东风. 去精英化时代的大众娱乐文化[J]. 学术月刊, 2009, 41(5): 21-28. (TAO D F. The mass recreation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de-elitism[J]. Academic Monthly, 2009, 41(5): 21-28.)
- [16] 王子舟, 张歌, 曾丽莹, 等. 服务创新要守“本”有“度”——关于图书馆娱乐化趋向的讨论[J]. 图书馆论坛, 2017(5): 40-46. (WANG Z Z, ZHANG G, ZENG L Y, et al. Balance between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 of service: a discussion on entertainment-orientation of library[J]. Library Tribune, 2017(5): 40-46.)
- [17] 王萍. 美国图书馆业务外包极端化的危害性分析[J].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9(5): 49-50. (WANG P. Harm analysis of the extreme outsourcing of library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Jiangsu Library Journal, 1999(5): 49-50.)
- [18] 吴建中. 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4): 4-17. (WU J Z. Re-discussion of ten hot top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7(4): 4-17.)
- [19] 程大立, 吴春祥. 图书馆第三空间建设研究综述[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9(12): 40-45. (CHENG D L, WU C X.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ird space in libraries[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19(12): 40-45.)
- [20] 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2022[EB/OL]. (2022-09-13)[2022-12-15]. <https://repositorio.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2081/1/ifla-unesco-public-library-manifesto-2022-zh.pdf>. (The IFLA -

- 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2022 [EB/OL]. (2022-09-13) [2022-12-15]. <https://repository.ifa.org/bitstream/123456789/2081/1/ifa-unesco-public-library-manifesto-2022-zh.pdf>.)
- [21] 宓浩. 图书馆学原理[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MI H. Principles of library science[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2] 方家忠. 公共图书馆需要大力倡导专业化发展[J]. 图书馆建设, 2021(6): 9-14, 20. (FANG J Z. Public libraries need to promot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J]. Library Development, 2021(6): 9-14, 20.)
- [23] 赵发珍. 价值共创视角下图书馆组织结构的优化设计[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8(4): 48-54. (ZHAO F Z. Optimized design of library'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o-creation[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8(4): 48-54.)
- [24] 高凡, 欧阳娟.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与对策[J]. 图书情报工作, 2021(22): 14-23. (GAO F, OUYANG J. Problems and measures in the reform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1(22): 14-23.)
- [25] 于良芝. 我国基层图书馆的专业化改造——从全覆盖到可持续的战略转向[J]. 图书馆建设, 2011(10): 7-11. (YU L Z. Professionalization of libraries at the grass-root level: strategic shift from achieving full coverage to ensuring long-term development[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1(10): 7-11.)
- [26] 易斌. 公共图书馆整体外包模式的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7(4): 42-48. (YI B. Realistic predicament and strategy choice of entire outsourcing model of public library[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7(4): 42-48.)
- [27] 蒋永福. 客观知识·图书馆·人——兼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3(5): 10-14. (JIANG Y F. Objective knowledge, library, and man, with a study of the objects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3(5): 10-14.)
- [28]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图书馆学基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0.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of 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Fundamentals of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20.)
- [29] 徐跃权. 论图书馆本质的哲学解构与建构[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0(5): 23-33. (XU Y Q. On philosophical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ess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0(5): 23-33.)
- [30] 于良芝. 探索公共图书馆的使命: 英美历程借鉴[J]. 图书馆, 2006(5): 1-7, 31. (YU L Z. An exploration of mission of the public library: us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ublic libraries of British and U. S. [J]. Library, 2006(5): 1-7, 31.)
- [31] 肖希明, 石庆功. 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治理制度体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5): 4-21. (XIAO X M, SHI Q G. Constructing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public library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0(5): 4-21.)
- [32] 霍瑞娟.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现状调研及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6(4): 117-127. (HUO R J. Survey and reflection on the statu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the public libra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6(4): 117-127.)
- [33] 杨谦. 美国图书馆采访业务外包模式与方法研究[J]. 情报杂志, 2002(5): 42-43. (YANG Q. Research on the mode and method of American library interview outsourcing[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2002(5): 42-43.)
- [34] 张靖. 试析图书馆业务外包[J]. 图书情报工作, 2004(7): 110-113. (ZHANG J. Discussion on the outsourcing in librarie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4(7): 110-113.)
- [35] 程焕文, 姜瑞其. 谈图书馆采编业务外包[J]. 图书情报工作, 2006(1): 6-9. (CHENG H W, JIANG R Q. Library outsourcing of acquisition and cataloguing[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6(1): 6-9.)
- [36] 陈传夫, 王云娣, 盛钊, 等. 图书馆员去职业化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1): 4-18. (CHEN C F, WANG Y D, SHENG Z, et al. The deprofessionalization of librarians: characteristics,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survival[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1(1): 4-18.)
- [37] 龚景兴. 核心业务的迷途与图书馆基础服务弱化走向[J]. 图书馆建设, 2008(10): 40-43. (GONG J X. Wrong way of the library core business and the weakening tendency of the basic service[J]. Library Development, 2008(10): 40-43.)

- [38] 范并思. 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建设[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2(3): 4-14. (FAN B S. On developing professionalization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2(3): 4-14.)
- [39] 柯平, 弓克, 孙情情. 图书馆学概念衍进二百年之思考[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8(4): 2-6. (KE P, GONG K, SUN Q Q. Th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two hundreds years[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8(4): 2-6.)
- [40] 吴建中. 21世纪图书馆新论[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3: 46. (WU J Z. A new discussion on libraries in the 21st century[M].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ademic Press, 2003: 46.)
- [41] 申晓娟. 新中国图书馆法治建设70年[J]. 图书馆杂志, 2020(1): 4-25. (SHEN X J. 70 years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ese libraries[J]. Library Journal, 2020(1): 4-25.)
- [42] 柯平. 业务新常态[J]. 图书馆建设, 2020(5): 4-5. (KE P. The new normal of business[J]. Library Development, 2020(5): 4-5.)
- [43]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 (2021-03-08) [2022-11-25].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23/content_5595153.htm.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PRC,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PRC. Opinions 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EB/OL]. (2021-03-08) [2022-11-25].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23/content_5595153.htm.)
- [44] 于良芝. 未完成的现代性: 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J]. 图书馆杂志, 2005(4): 3-7, 20. (YU L Z. Unfinished modernity: core values of library profess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J]. Library Journal, 2005(4): 3-7, 20.)
- [45] 曹磊. 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的负面影响及社会反思[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7(3): 29-35. (CAO L. Negative impact and social introspection in outsourcing of Japanese public library management[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7(3): 29-35.)
- [46] 胡江枫, 权谦, 周力虹. 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招聘图书馆学人才需求调查分析[J]. 图书馆学研究, 2022(4): 15-22. (HU J F, QUAN Q, ZHOU L H. Survey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recrui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professionals in provincial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22(4): 15-22.)
- [47] BUTLER P.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3: 110-113.
- [48] FORSYTH P B, DANISIEWICZ T J. Toward a theory of professionalization[J]. Work and Occupations, 1985(1): 59-76.
- [49] 赵康. 专业 专业属性及判断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一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0(5): 30-39. (ZHAO K. Speciality, professional attribute and six standards of estimating mature speciality: a point view of sociology for analysis[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0(5): 30-39.)
- [50] 肖希明, 沈玲.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构建[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1(3): 4-22. (XIAO X M, SHEN L.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1(3): 4-22.)
- [51] 王子舟, 吴汉华. 图书馆职业的发展前景[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2): 16-23. (WANG Z Z, WU H H.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library occupati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2): 16-23.)
- [52] 王冬阳, 蔡箐, 冯佳, 等. 我国图书馆职业资格制度实现路径分析[J]. 图书馆杂志, 2015(2): 63-67. (WANG D Y, CAI Q, FENG J, et al. The analysis of realization paths of the library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J]. Library Journal, 2015(2): 63-67.)
- [53] 胡京波. 我国图书馆实施职业资格认证将遇到的主要问题[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6(5): 11-13. (HU J B. Main problems in implementing vocational certification in Chinese libraries[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06(5): 11-13.)

柯 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胡 娟 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袁珍珍 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收稿日期: 2022-11-27)